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四十八回 湖心亭與人說鬼 江月鎮化世彈琴

玉屑龍仙領一隊女兵，來到赤水江邊黃沙岸上，將營紮定。海角頻吹，晶、瑞二光遙見沙岸旌旗密密，殺氣騰騰，知是龍仙領兵到此，忙統本部兵將亦向沙岸而來。入得中營，拜見龍仙與棄海曰：「老鰲道法厲害，吾等連敗二陣，折去女兵無數。」

非不用力，實係戰彼不過，望龍仙恕之。」龍仙曰：「敗勝兵家之常，有何罪款。今日太子願為先行，爾二人各領女兵，同去掠陣。如老鰲勢敗，齊齊掩兵殺去，不破彼之巢穴不歸也。」二光領命，各將行伍整飭，以待驚妖。龍仙身坐營中，請太子計議曰：「今命何人前去搦戰？」棄海曰：「仍命瑞光前去叫罵，吾隱旗門以內，彼如來時，出而擒之。」龍仙依計，遂命瑞光討陣。

瑞光率及本部，擊鼓搖旗，直抵老鰲洞前，大聲叫曰：「洞內鰲子鰲孫，快快歸降，免汝一死。如再逆命，打破巢穴，殺絕爾家眷屬，休怪無情。」老鰲子孫報入洞內，老鰲怒極，趨出洞門，見瑞光而大罵曰：「敗兵之將，知鰲老子厲害，理宜隱身歸爾洞中，鰲不討蚌，蚌不討鰲足矣。即鰲老子姦淫民間婦女，與汝何干乎？」瑞光曰：「東海內外皆龍君管轄，一切水族皆其子民，爾乃背逆龍君，害及生靈，例應當誅。龍君下旨破爾巢穴，絕爾子孫，實其自取也，夫復何尤？」老鰲聞言，大怒曰：「爾不服鰲老子威風，盡管殺來。」瑞光即舉金光寶劍，向老鰲刺去。老鰲以雙錘夾著，仍復口吐黃氣，氣內黑珠在於半空，圓轉欲墜。瑞光知此珠厲害，將頭一壓，乘得海馬，竟回營中。老鰲笑曰：「以此無用女將，都敢與鰲老子相戰耶？」言已，乘勢馳追，鰲子鰲孫耀武揚威，一齊掩殺。

老鰲追至營外，辱罵百端。棄海手執打妖鞭，由旗門出，化作虎鬚龍首，挺立吼曰：「龍君有何薄待爾等，為甚不遵王化，擾害良民？龍君發兵前來，應宜倒戈投降，自認其罪，而乃反與東海對敵，是目中無龍君也。這有何說，待吾取爾首級，誅爾子孫。」老鰲不服，以雙錘打下。棄海舉鞭播之，老鰲立站不牢，雙錘已失其一，心中著急，方欲躬身拾錘，又被棄海一鞭，老鰲接應不遑，倒退數十武。棄海曰：「吾謂爾有幾大本事，乃一粗鄙之夫。」言猶未已，老鰲口吐黃煙，黑珠閃爍，直墜棄海頭上。棄海手執盛水寶瓶，望空拋之，海水噴出，珠光頓熄。水噴後，向珠一吸，珠已吞於瓶中。老鰲又將黑囊拋來，欲以鐵沙傷及棄海。殊不知鐵沙剛墜，棄海將平波寶扇煽之，化為灰飛而去。二寶已失，老鰲勢將敗下，晶、瑞二光兵將齊齊衝殺，鰲兵大敗。老鰲無路可逃，駕動妖風，騰空遠遁。棄海亦驅風追逐，不即不離。老鰲無可如何，不得已而跪於棄海之前，願自認罪。棄海也不言語，擒回黃沙岸老鰲所住之黃沙河中。蚌兵是時已將老鰲子孫盡行捆束。

棄海歸洞，龍仙稟曰：「鰲嚇子孫概已被擒，太子如何發落？」棄海曰：「老鰲造罪，延及後人，可將彼身以及子孫各宰一足，看彼艱於步履，若何作亂。」蚌兵聞說，持刃宰之。

一一宰餘，又出洞外。老鰲離洞，自悔不應命傲東海，致有今日，回顧子孫盡皆失去一足，愈加悲痛。於是緩緩行至海角偏僻之地；養此足傷。棄海見鰲怪洞府頗可習道，因命玉屑帶兵歸去，已在黃沙河內居住焉。

又說椒花子自離碧玉，思念三緘待彼恩深，常常悲泣，又兼與蜻飛分散，遍尋不遇，只得四處查訪三緘。一日訪到湖心亭前，翹首仰望，見亭在湖之東岸，高聳數十丈，倒映江心。

椒花子樂之，即隱身上層，日將三緘所傳暗暗學習。

亭側有一貧兒名蔣悅者，年僅十四，生性頗孝，奈家貧如洗，無以奉親，日日乞丐鄉村，養彼父母。時當歲晚，人人爭辦迎春之物，蔣悅將所乞飯食攜歸奉親後，來至亭上，看看湖水，不禁有感而歌曰：「湖水清清，豁目爽心。見只見微波萬頃，量一量綠水千尋。好似那仁人度人，好似那父母恩深，如何成此妙境，若大經綸。只恨他為溝為壑，淺狹堪輕，直如我貧兒無力奉雙親，徒落得沿門乞丐過光陰。伏臘時人人熟煮洞庭春，惟我如那水成冰，淚兒直向肚中滾，更比湖水深復深。」歌已，仰天大歎曰：「可恨世上富家兒郎，每多忤逆行為，我若稍有餘銀，總要把劬勞之恩報盡。」言罷，喊了幾聲：「天呀，天。」椒花子在上層亭中，聽得孝親之言懇切，孝親之念純誠，因思是人亦屬罕有，吾且化一老叟與伊言談，看彼孝思真偽何若。如其真心一片，吾正得閒，何妨助之以全彼孝。計定，化為老翁，層疊而降。來到亭下，見乞兒倚花牆望著湖水。椒花子假作咳嗽，乞兒掉首顧之，見是老翁，忙忙倚立一旁，揖而詢曰：「老翁何時來茲，小子未能拱候。」老翁曰：「吾來已久，身在上層，觀望湖水濼洄，倒還好遣愁悶。」乞兒曰：「老翁有幾子耶？」老翁曰：「吾運不佳，膝下並無子女。」乞兒曰：「翁家富足，若無子媳，小子父母膝下有吾，又甚困窮，天胡不平如是。」老翁曰：「爾何名諱？」乞兒曰：「姓蔣，名悅耳。」老翁曰：「年齒幾何？」乞兒曰：「今歲已二七春秋矣。」老翁曰：「作何生理？」乞兒曰：「室如懸磬，欲耕種則無田土，欲貿易則乏資本，惟有每日沿門乞丐，以奉吾親。」老翁曰：「爾在亭下所歌所歎，吾已得聞。貧至如斯，奚不為盜？」乞兒曰：「小子此日雖貧，前人清白家聲，何可污穢？況為盜之輩，絕無良心，人人室中，必罄所有，無論孤獨無依之叟嫗，只徒彼得其便，竊取諸物，活彼妻兒，哪計他人死生。且家中匿盜，必多姦淫，一旦露出行藏，王法條條，禁諸監卡，將父母遺體喪失於刑罰之下，其不孝也實甚焉。沒入陰曹，閻羅定罪，難免剜心宰手。生而辱及父母，死而罰變獸禽。吾雖困窮，寧可乞食，斷不為盜以污三代也。」老翁曰：「既不為盜，何弗遊騙鄉鄰？」乞兒曰：「今世受貧，皆前生所造惡孽太重。是他人富有，皆前世所行善事甚多。是爾即痞之騙之，不過得彼一二，彼心忿恨，勢必日日咒罵，怨氣沖天，上天厭之，豈不反折今生壽祿。吾聞一飲一啄，皆屬前定，此生貧困已極，敢又逆天而行乎？」老翁曰：「痞騙亦不可為，何不棄父母而他適，俾爾一身一口，逍遙自在，免使父母累爾哉？」乞兒聞之，潸然泣下曰：「是何言也。父母生兒，極盡撫育劬勞，無非望其成立，以養老境。兒方強壯，即便拋去，疇顧父母饑寒，如此作為，不但不得逍遙，反恐遭誅於雷斧。」老翁曰：「彼此俱不可為，爾又何以奉親？」乞兒曰：「吾願沿鄉乞丐，歡承菽水，不失為清白好人耳。」老翁曰：「爾言如此，真是少年有志者。吾欲助爾以孝親之用，不知爾心願否？」乞兒曰：「老翁垂憐，欲成我志，只要身親不辱，何弗願為。」老翁曰：「吾之輔助於爾者，自與爾清白之名無礙也。」乞兒曰：「如何？」老翁曰：「爾見有鬼纏之家，爾去驅除，何愁乏用。」乞兒曰：「吾無法術，焉能治鬼？」老翁曰：「吾言如何治，爾即如何治，爾不靈應。爾於明日暗暗尋訪，訪得時來此會吾，吾有隱身法兒與爾同往，將鬼驅去，謝禮爾得，詎不有以養親而不必乞丐乎？」乞兒曰：「家被鬼纏，冀人驅遣，此事固無礙於品行，但謝禮須任其以所樂出，亦不可過為強之。」老翁喜曰：「仁人之心，真可以驅除邪鬼也。」言談及此，日將西墜，乞兒恐親懸望，辭翁歸家。

次日，攜篋執杖，至雙親榻前而言曰：「父母請臥片時，孩兒乞丐去矣。」出了蓬戶，沿鄉而去，來至司員外門首，挺立索食。員外家人置之曰：「爾者乞兒，不知時務，員外家中一子險被鬼纏死矣。員外憂思不暇，豈肯施濟於爾？」乞兒曰：「被鬼所纏，胡不驅遣？」家人曰：「已請過多少高人，驅之不去。」乞兒曰：「爾與員外說，吾能驅之。」家人果報員外。

員外喜甚，即命請入。家人出謂乞兒曰：「員外請爾，可隨吾來。」乞兒曰：「吾且歸去，下午即至。」

言已馳歸家內，供了父母飯食，來到亭前，老翁已在其間。

乞兒曰：「小子訪得司員外一子為鬼纏害，吾許以下午為彼驅之。」老翁曰：「如是爾志可成。」當隱身軀，與乞兒至員外之室。員外迎入，款以酒食，曰：「爾能治此鬼魅，吾願謝金二十，決不食言。」乞兒曰：「治鬼是吾祖傳，有何難哉。」移時酒罷，乞兒燃點香炬，假為作法，室內鬼聲大叫，駭人聽聞。久之，老翁謂乞兒曰：「鬼去矣。」乞兒與員外言之，員外留宿一晚，其子之疾果然痊癒，謝金而回。自茲一倡，凡遇鬼纏者迎請不絕，乞兒得以富足，椒花子亦在此亭修道焉。

至於蜻飛子，自分散後尋師不得，東走西竄，來在江月鎮中，暗自思曰：「吾師雲遊天下，與人除害，廣積外功，吾不免在此市鎮唱些良言好語，以為世勸，速我功行。」意計已定，遂化為警者，白鬚白髮，手捧瑤琴，繞市唱曰：「歎世道，想世情，世上

人兒甚氣人。也有父母不知孝，貪嫖貪賭費錢銀；也有兄弟不和順，聽信妻言好忿爭；也有朋友全無信，誰是一諾在千金；也有宗族不知睦，滅了脈派源流根；也有鄉鄰興詞訟，不爭田土即墳塋；也有夫嫌妻醜陋，也有妻嫌丈夫貧。綱常滅盡真可恨，還在世上耍豪英。吾勸爾，五倫要克盡；吾勸爾，善事要多行。存陰功，遺子孫，自然五福向門盈。」每撫一琴，泣然流涕。

在鎮十餘日，所化者不乏其人。他日撫琴之際，一中年壯士向蜻飛子問曰：「爾唱勸詞，倒也中聽，能下鄉里勸人乎？」蜻飛子曰：「但恐無人敬聽耳。如肯敬聽，吾則焉有不去。」壯士曰：「如瞽者肯行，吾導爾至吾家中，勸化幾日。」蜻飛子曰：「何時去耶？」壯士曰：「即行亦可。」蜻飛子於是將琴收下，壯士牽之以手，曳踵而行。行至其家，設筵待之。筵畢，壯士曰：「今日慙矣，明日鳴鐘傳齊是鄉女男，聽爾撫琴一勸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可。」是夜安宿斗室，三更後忽聽室外蓮瓣聲響，蜻飛子以為主人女眷往來，不在意內，暗將師傳大道次第習之。正用功時，室門自開，半露美女顏面。蜻飛子睨視，非人間婦女，乃一妖也，仍復凝神瞑然跌坐。女妖視得蜻飛子亦屬妖部，將門掩去，從茲寂靜不聞其聲。

天曉，壯士呼門，蜻飛於整衣而出。早膳餐罷，壯士命人傳鐘，齊得子女男男在于家中，兩旁坐定。蜻飛子身居中座，捧著瑤琴而唱曰：「世間有男必有女，陰陽和合始有人。男子固然有乾道，女子亦地爾素行。操中饋，奉生身，和待弟妹喜親心。出了嫁，婦人身，柔順二字是本根。孝公婆，敬夫君，好教兒女在家庭。有無莫憂氣，勤儉自然把家興。世間蠶婦女，真真不像人，好穿又好食，不作公婆丈夫尊。稍打罵，去懸繩，駭公婆，與夫身，投娘家，把氣爭，慣成一個老妖精。在生日，遭雷霆，死去還要受重刑。那時節，悔不贏。不如趁此好盡心，生而榮兮死亦榮。」此曲奏餘，人人爭誇唱得絕妙。

蜻飛子微睜雙目，見昨夜妖婦亦在人中聽琴，暗思：「這妖不知落在誰室，室而有此，人口必為噬盡；若不除卻，枉吾勸世以積外功。」思而又思，轉視妖婦洋洋自得。蜻飛子忍不住除害心腸，突起身來，走在婦女之內，一手扭著妖婦。妖婦詈曰：「爾以捧琴勸世，為何將吾扭著，莫非欲奸老母耶？」鄉人見此情景，多有不服，各執拳頭力擊之。蜻飛子任彼拳擊，絕不鬆手。鄉人拳如雨點，交加打下，扭作一團。蜻飛子無可如何，釋去妖婦。妖婦得釋，汗盈粉掉，痛罵瞽者。鄉人曰：「大嫂請入，瞽者有吾等治之。」妖婦去，鄉人將瞽者扭在壯士廳內。壯士怒氣勃勃而問曰：「爾扭吾拙荊，意欲何為？」蜻飛子曰：「爾家此婦來路不正耳。」壯士曰：「如何不正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別吾不向，爾家近日曾失幾人？」壯士聆言，啞然不語。蜻飛子曰：「此婦乃妖所化，如不除之，吾恐爾家終無遺類矣。」壯士竊思：「吾妻自死而復甦後，三子二女已喪其四，死無別疾，惟喉中一孔，如爪掐之形，吾甚疑惑之。今為瞽者言明，令人愈生疑惑。」又想：「瞽者眼目不見，何知如此，此或異人指示於吾，未可知也。」因而假意向瞽者言曰：「他不具論，吾導爾仍歸江月鎮，迎來送往，亦理之常。」遂散去鄉鄰，親送瞽者。

送至半途，跪於其前曰：「吾因妻死，出外購棺，妻又還魂。兒女五人，從茲喪亡已至於四，死無別異，惟夜半時大叫一聲，死後細視，喉上一孔如指掐然。此屬何妖，祈瞽者指示。」瞽者曰：「吾觀此婦乃蜘蛛所化，樂吸人血，最為殘虐者。因爾妻沒，屍骸被彼吞噬，轉化其形以配爾。其意不惟食爾兒女，而且並及爾身。」壯士聞此大駭，懇祈瞽者救之。蜻飛子曰：「救爾不難，但是爾損人利己之心，奸詐盜偽之事，一一改盡，妖乃能收。」壯士曰：「吾願改除。此妖究如何收伏？」蜻飛子曰：「今夜吾暗至爾家，爾指妖婦罵之，罵彼乃蜘蛛所成，盜食妻屍，化妻形容，偽配於我，是欲吞噬吾之兒女而並及吾躬也。妖婦聞罵至此，必化異形，吾自有法以擒之。」壯士叩首曰：「吾今速歸，祈爾早臨以收妖婦。」